

# 社會工作裡的性別思考－ 教學中的看見與反思



張貴傑

## 前言

身為社工實務教學的老師，透過教學現場上的性別看見，進一步思考社會工作專業領域裡的性別意識觀點養成。旨在提供教師如何帶著性別反思的眼光，讓學生在學校場域到實務服務過程中，所面對性別衝擊的準備。

本篇文章從教學現場的實際經驗，到性別意識與社會工作教育的文獻反芻，在進入教師作為生命實踐場域的反思歷程，試著思考建構校園到社會的準社工們的性別意識覺醒可能。

## 壹、校園中的看見：ABCD 的故事...

### 一、努力追求跨越性別的 A

大二，學生 A 是系上的風雲人物，擔任重要的學生幹部，平日言行舉止是屬於「娘」，稍微豐腴的生理男性。A 一直很開朗，自稱是同志的他，努力在學校裡過著

充實的生活。

大三，校外實習，A 選擇了同志諮詢熱線作為他進入社工界的第一步。

大四，選修及必修課，我看見一位身材高挑、顯瘦的外表女裝的 A。

A 開始在課堂上討論對於多元性別的觀點與想法，也告訴我關於不去界定性別的可能性。

寒假，所有學生都準備返家過年，我在課堂上和 A 約定返校開學後，要來課堂上報告回家的實驗經驗。因為 A 的父親還不清楚現在的狀況，A 仍然會忐忑如何用現在的形象回到長大的村莊，去面對親戚朋友的眼光。

開學後，課堂上的 A 帶著一貫的開朗和妝扮生動的說著一整家人的互動。

我不確定是否因為是社工系的師生，還是 A 本身的因素，全系似乎都接受 A 這樣的存在。

A 畢業後，初期找工作並不順利，因為 A 決定要用女裝的形象去找到社工的工作。嘗試了幾次，許多主管帶著看似接納，

卻期待 A 可以向其他人一樣的方式去面對自己的生理性別。A 堅持的告訴我，除了服務同志相關專業工作外，一定要找到真心能接納多元性別的社工領域工作。

終於，A 找到雇主、同事及服務對象都可以彼此接納的工作環境，在一個地區型的老人養護中心，用 A 堅持的形象。

對於 A 的勇敢，我真心的佩服，這是一個勇敢的學生，在面對性別的議題裡，他用自己的生命與身體實在的經歷。身為 A 的大學老師，只能夠問自己，在這樣一路行來的歷程中，我還能做些什麼？

## 二、在婚姻中噤聲的 B

B，是一個中年轉業的婦女。

某個機緣，B 從接受社工服務的當事人身分，一腳踩進了社工專業的學習領域裡。

B 在某堂討論保護性議題課程後，舉手問自己是不是非典型的受暴婦女...

B 在傳統家庭長大，和先生共組了家。廿多年的婚姻中，B 常遭受來自另一半的漠視與冷淡，沒有生氣，沒有激烈的爭吵，就是淡淡地不回應，不吃她做的飯菜，不正眼看見。

B 每次向社工求助，都彷彿得鼓起勇氣告訴另一個人自己真的覺得被先生精神虐待。這樣求助的結果，常是社工直直地望著 B，似乎在告訴她，「你一定也有些問題，大驚小怪。」，B 心裏想沒有挨打成傷就應該不算是家暴吧...

B 透過社工系所的專業課程，一步步揭露自己所遭遇的情形，也開始看見自己

的感受是如此真實存在。

作為一個人的價值，是值得被自己與重要他人看見的。

## 三、「女漢子」C 的暗戀情事

初次在課堂上看見 C，一直以爲是愛打球的男生。上課後，才發現 C 是個個性粗獷的女學生。C 在同學裡是具有領導能力的，個性大喇喇，常有男女同學圍著 C 打打鬧鬧。

一次下課，瞥見 C 悶悶地在走廊發呆，走向前習慣問一句「怎麼啦？還好吧？」只見 C 若有所思地搖著頭說「沒事！」

「好吧，你想告訴我的時候，再說吧。記得要照顧自己喔。」我丟下這句話，便走回研究室。

沒多久，C 自己一個人敲敲我研究室的門「老師，你現在有空嗎？可以找你聊一聊嗎？」

原來，C 暗戀一位球隊的學長，但是，知道學長喜歡長髮飄逸的女孩，而 C 卻是恰恰相反的短髮、大喇喇、個性男性的樣子。

「老師，我真的需要改變自己嗎？」C 看著我問了這一句。

## 四、勇於面對的年輕媽媽 D

大四下學期，挺著六七個月身孕的 D 仍然堅持到校上課。她告訴我想要跟同學一起畢業。只是懷孕了，她也想把學生生下來，準備結婚，好好和未婚夫努力去工作，一起帶大自己的小孩。至於，社工的

夢，可能就暫時遠離了...

雖然後期 D 因為生產無法到校上課，但同學們都會把教室的訊息帶給正在坐月子的 D。必修課，我讓 D 用報告替代方式給了及格的分數，我相信在這個年紀要成為一個母親和妻子的角色，是比成績上及格這件事來說，更需要莫大勇氣的。我的課堂所給予的專業之能的確很重要，但是對於學生對自己未來生命的自主選擇，我學習尊重並陪伴。

但 D 的另一門課就沒那麼幸運，男老師沒法理解 D 的現況，在自認公平及嚴格的規則下給了不及格的分數，讓 D 面臨卡在這個學分無法畢業的窘境裡...

後來，D 緊急找到系上的其他老師協助，經過釐清與溝通，任課教師同意 D 用繳交報告的方式完成她的社會工作學士學位，順利畢業了。

## 五、在校園裡的看見與提問

從 ABCD 校園的經驗中，我試圖檢視身為大學教師的自己，更是社會工作專業助人領域的教師，面對需要處理多元文化議題工作的社會工作者本身，在專業的實踐與知識場域裡，我們又共同建構了怎樣的世界？在學校我們給出了怎樣的知識架構與價值？我們是否實踐所相信的？學生在我們的身上學習了什麼？校園裡的這一群準社工們，透過校園生活的實踐，與助人專業知能的學習，到底培養了怎樣的價值與信念？我們和學生如何面對社會變遷與「性別(gender)」的真實存有？從校園到專業實踐，我們可以怎麼想？怎麼作？

## 貳、在社會工作專業裡的性別意識

性別(gender)，自 60 年代還是指語言中陰性與陽性詞彙的差別，但也可以見到這個語詞也就強烈規範了何謂男性與女性。到了現代，女性主義觀點認為，性別(gender)是由社會和文化所共同建構的(黃曬莉, 2007)，其中包括了我們對於身體的知識論述建構了性別的概念。

### 一、社會工作專業建構歷程的女性

社會工作在發展近百年的歷史以來，常常是屬於「女性」意識的主要學科。從筆者大學時代，社工系男與女學生的比率大多維持在 1:5 左右。現今筆者任教的大學社工系學生男與女的比例也大概是這樣的數值。這樣的印象比較像是這好像是一個較屬於女性特質的專門職業。

綜觀社會工作的發展歷史中，女性對於社會工作專業的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Leskošek (2009)就提出女性對於建構社會工作專業的特殊性意義，舉出諸如 Alice Salomon 之於德國建構社會工作為學科專業所作出的貢獻，如下列幾項：(一)協助有需要的人們；(二)消弭貧富差距；(三)保障職業婦女；(四)讓女性可以就業與讀書；(五)影響社會政策；(六)社會正義倡議；(七)旨在確保社會工作的目標應該是集體大眾，而非個人的(第 10 頁)。

另外，在初期 Jane Adams 建構了社會工作的專業的基石，她貢獻(一)與窮人及

有需要的人一起；(二)提供中途之家或住所給兒童及單親媽媽；(三)發展兒童照顧；(四)提供農民及女性教育機會；(五)建立志願服務，尤其是學生；(六)保護貧窮者的權益免於受損；(七)影響社會政策；(八)社會工作應該是民間與政府部分一起努力的；(九)反對不公義；(十)發展社會權，及面對失業與生病時所需要社會福利制度；(十一)提高對社會問題和社會不平等公眾意識（第 11 頁）。

這兩位女性直接將社會工作描繪成具政治性(political)的，因為社會工作目的其實是朝向整體的社會變革。

在相關社會工作的研究裡，看見社工專業人員性別意識，或是助人者自身地性別理解都會影響社工在專業處遇，以及和當事人的工作關係。在女性特質較為明顯，但主張卻是具備社會推動變革的社會工作專業領域裡，社會工作的專業教育需要將性別(gender)相關的議題透過教育的思維與思考融入教學裡。(Leskošek, 2009)

## 二、臺灣的性別主流化與社工教育

臺灣隨著國際潮流腳步進入性別主流化時代裡，行政院 2005 年 12 月頒佈「行政院各部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後，中央政府所有的政策、預算立法與資源分配上都需要真實反映出性別平等，各地方政府部門被要求研擬性別機制、性別培力、行動策略，及評估成效，以性別統計、性別預算、性別影響評估、性別分析、性別意識培力、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運作為主要推動工具。性別主流化目的在促使社

會達到性別平等。

聯合國 1979 年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以下簡稱 CEDAW)」作為婦女最高人權憲章，積極要求各會員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包括「直接歧視」與「間接歧視」。我國透過外交部研擬 CEDAW，也是性別主流化的終極目標(UN, 2001)，也將臺灣的性別平等帶進了新的里程碑。廖美蓮(2012ab)在真實的生活中，看似已經邁向性別平權的路上，卻顯得還有段距離需要前進。社會工作專業自不能排除在這樣的運動裡。

「性別」議題散落在社會工作專業服務的各個族群與議題中，唯獨，不論社會工作的分領域（或次專業）為何？所有社會工作人員在面對身心障礙、老人、兒童青少年、婦女、家庭、精神障礙、醫療…等相關領域的服務時，服務方式都建基在社會個案工作、社會團體工作以及社區或方案工作的範疇裡。

多數的社會工作專業教育都是在三年級之前就將學生的基礎能力(及工作方法)課程與訓練完成，大三與大四才有機會讓學生進入次領域專長的選修科目中精進學生興趣的服務族群與領域知能。

廖美蓮、王紹樺和李靜怡(2009)反思幾年前的社會工作教育裡的多元文化與性別議題，並提出社會建構理論，如何運用在多元文化的觀點下，去幫助學生建構自己所理解的學習經驗和社會背景與文化脈絡間的緊密關聯，一如「人在情境中」社

工專業眾所皆知的概念。

臺灣的社會工作發展，藉由女性主義、家庭暴力防治相關前輩的努力，在社會工作專業裡，「性別意識」是重要的專業發展立足點。那麼「性別」的議題在社會工作專業教育中該什麼時候教？這該是單獨的一門課？或是該貫穿在整個專業養成訓練的結構中。

從事社會工作直接實務督導工作及教學常年的經驗觀察，如果在專業養成的時間點能夠投入「性別意識」覺醒的訓練，對於未來新一代的社工實務工作者的就業準備將會有深遠的影響。如何透過學校的生命實踐機會，讓這群將踏入準社工服務的社群新鮮人，能帶著過往的社會與家庭脈絡經驗，統整自己對於性別意識，而建構出真的能夠符合性別平等要義的社會工作從業與服務平臺。

## 參、從教師角色的實踐與反思

從社會工作專業服務的發展脈絡來看，學生在校園中所呈現的性別差異情形，對比著當事人在真實社會情境所遭遇的真實情況。面對性別平等，臺灣還有一段路要前進，要落實性別意識，性別平等概念，能夠把專業從校園帶到社會工作實踐場域的路徑，教師的啟動與引導似乎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作為一個男性社會工作大學專業教師，我如何看待與如何實踐，正是一個值得反思的歷程。

### 一、老師的場景(一)

好多年前，開學，在教室裡，我喊著：「男生去搬書！」當場被協同教學的老師糾正「請自認為有力氣的人，協助同學把書搬到教室來。」

當下，我愣了一下。果真，如果不時刻面對自己的「言」與「行」，很容易就不假思索的把自己身為男性父權、性別刻板印象中行為舉止給傳遞出去。

如果沒有協同教師的從旁看見與出聲協助辨識，「我」或許還沒有機會透過這樣一個場景去面對自身過去背景所帶來的經驗與價值，是如何影響著我的教學實踐場域，而我的學生也將會在這樣不知不覺的歷程中習慣。正因為這個機會，才有機會重新檢視這樣的「習以為常」是不是正是建構歧視與性別不平等的源頭。身為社工系所專業的教師，在覺察與反思的層次上，更需要時刻的視自己為生命的實踐者。

### 二、老師的場景(二)

在走進專業教育的這條路時，不斷被前輩告誡，像「我」這樣一位男性教師，不要單獨在研究室和不同性別的學生關門討論工作或其他。生理性別差異在顧及社會脈絡的情形下，許多事都變得複雜起來。有些笑話不能在課堂上講，有些想法在出口前需要停一停、緩一緩。

### 三、教師角色作為生命實踐者

John Dewey (1976)認為「經驗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去因應環境」，他相信知識只是工具，能夠幫助人們解決問題。為了解決問題，人們才會從事認知活動。知識多

半是因為社會情境中的實際問題而產生；遇到疑慮和不安時，人們才會開始自覺探索解決問題的辦法。

「教學」是對生命實踐的一種選擇，在「教」與「學」的歷程中，其實真正去無法分辨誰是教師？誰是學生？因為，師生的身分是可透過不同情境脈絡而給予界定的。因為服膺 Dewey (1976)對於「在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經驗主義，在多年的教學經驗開始認真地學會向生活的每部份謙卑地學習。

正因為有機會站在大學教師的位置上，才有機會陪伴 ABCD 等等學生們不同的議題，卻帶著對於社會工作美好想像的學生們，一同去見識與面對這個社會給予的氛圍與挑戰。不論是 A 的跨越性別認定、B 的非典型家暴受害者、C 的粗獷打球女生、D 的年輕媽媽，大學生的生活充滿了各種可能性，而大學教師的挑戰自然也增加。在專業的助人相關系所教學，更需要檢視自己所相信的知識與能力，是否

足夠陪伴這些準專業助人工作者所站在的處境上。

而「我」，這個被引號包括的「生理男性」「博士」「社工系教師」「心理師」「長男」「督導」等等社會給予的標籤，似乎都說明了一個社會位階與社會給予的期待，但是，這些不代表就足夠有應付 ABCD 等學生們所面臨挑戰的能力。我這樣「得天獨厚」的臺灣華人男性，在性別的議題裡，還真是需要被提醒與重新檢視看見。

Schön (1983)認為行動本身就帶著向這個世界認識與建構知識的可能。但長期以來科學與實證主義的信念帶著唯一政治正確的思維，卻忽略了正如 ABCD 在生命歷程中，不一定可以用政治正確語言表述，卻實實在在地存有的真實經驗，經驗透過生命的行動實踐而來，也透過生命中實踐內隱(tacit)而來。從反映實踐者的觀點來看，教師與學生的關係，一如社工與當事人的關係，都在這個時代裏面臨考驗。

表 1 新舊關係的思維

教師與學生，社工與當事人的平行	
傳統的專家角色	反映的實踐者角色
維持專家角色	反映性對話
權威	建構與再建構
擁有假定	探究情境理解經驗
保持距離	興趣與開放態度
順從認同	轉化互動

帶著不同關係的視框，重新看待 ABCD 的故事，我們其實無法替他人解決生命中的個別困厄，但因為陪伴與對話的機制，老師或是社工的理解與探究態度、展現的興趣與開放反而比起傳統的專家角色更有機會建立新的關係。允許當事人和學生，用自己的資源在被見證的尊重前提中為自己的生命實踐作出選擇。而這個被我稱之為反反覆覆，來來回回，像是麻花捲似的生命交融經驗，或許是看見性別差異可能的一條途徑。

如果我只是一位大學教師，或許也沒有這些機會去看見。正因為除了教師的身分外，多年參與各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研究工作，協助兒少保護直接服務工作的評估與督導，有機會看見在更大的社會脈絡與視框中，看見自身在過去背景的脈絡中，如何帶著限制的視野在觀看這個世界的性別結構。家暴、兒少保護、性別歧視、跨性別議題、性別氣質...這些因著性別而來的視框，身為教師的我視需要更多的沉澱與反省。

## 肆、結語

學生畢業了，走出校園，進入職場。這是一個連續的動作。

社工系的學生們，透過專業教育、實習，畢業後，進入社會工作相關的專業助人領域職場。我們的學生除了帶著所謂的社會工作三大方法（社會個案工作、社會團體工作、社區工作）之外，能不能夠帶著一種好奇、興趣探究、理解的態度，去迎向未來工作挑戰中的性別與公平正義的議題。

更甚的，ABCD 等等所代表的學生們將會帶著各自成長的樣貌與價值，融入這個社會結構裡。如果能夠在校園接納的氛圍中，養成面對挑戰的勇氣，在他們準備成為專業助人工作者的角色上，有機會透過校園生活的實踐與覺察，先一步建構性別意識覺醒的可能...走出自身的位置才有機會體會與看見他/她者所看見的世界。

（本文作者為玄奘大學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兼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關鍵詞：**性別意識、社會工作教育、反思

## 參考文獻

- 廖美蓮(2012a)。性別主流化：反思家庭暴力與社會工作教育。**靜宜人文社會學報**，6(1)，177-226。
- 廖美蓮(2012b)。性別與社會建構：初探社會工作系學生性別意識形塑。**臺大社會工作學刊**，(25)，1-50。
- 廖美蓮、王紹樺、李靜怡(2009)。多元文化與性別：社會工作教育的反思。**社區發展季刊**，127，159-171。

黃曬莉(2007)。游移於生物決定論與社會建構論之間：心理學中的性別意識，*浙江學刊*，1期，188-197。

Dewey, J. (1976).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 New York: Collier Books

Leskošek, V. (2009). *Teaching gender in social work*. Stockholm University: ATHENA.

UN (2001).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Retrieved from <http://www.un.org/womenwatch/daw/cedaw/cedaw27/den5a1.pdf>

Schön, D. A. (1983).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